从圈层用语到日常表达:“破防”“暴击”“拿捏”“翻车”的语义泛化研究

黎子晴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广州

【摘要】“破防”“暴击”源自游戏语境，“翻车”源自交通场景，“拿捏”则是汉语固有词在网络语境中获得新用法，四者先后进入日常表达。本文以这四个词为例，考察圈层用语的语义泛化现象。本文运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分解原义，并以及物性与事件类型为参照，从“原义事件的参与者配置”与“事件类型”两个角度解释四词泛化路径的差异。用例取自权威辞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与《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年度流行语榜单，以及新闻报道中可查证的用例，属定性用例分析，不作频次统计。研究发现，四个词均保留原义的核心特征并映射至新场景，其差异主要不在语义本身，而在新用法的性质：“破防”“暴击”的原义为高及物性的达成事件，泛化后既扩展了句法功能，也出现程度评价用法；“拿捏”的原义为及物性中等、缺少内在终点的活动事件，泛化主要表现为评价色彩的褒义化；“翻车”的原义为单一参与者、非意愿性的达成事件，其泛化主要体现为指称范围的扩大。本文认为，原义事件结构对泛化方向的作用是提供可能并施加限制，而非单向决定；词语的复合词内部构造与主观化程度亦参与其中。
【关键词】圈层用语；网络语言；语义泛化；及物性；事件类型

From Circle-Specific Language to Everyday Expression: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of “Pofang”, “Baoji”, “Nanie”, and “Fanche”

Ziqing Li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Pofang and baoji come from gaming contexts, fanche from traffic scenes, and nanie is an established Chinese word that has acquired new uses in online contexts; all four have subsequently entered everyday expression. Drawing on these four word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of circle-specific language. It decomposes the original meanings by 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 and, with reference to transitivity and event type,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generalization paths in terms of the participant configuration of the original event and its event type. The examples are drawn from authoritative dictionaries, the annual internet-language lists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Language Resourc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an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Yaowen-Jiaozi, and attested uses in news reports; the analysis is qualitative and makes no frequency claims. The study finds that all four words retain the core features of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and map them onto new scenes, and that they differ mainly in the nature of the new uses rather than in the semantic change itself. Pofang and baoji, whose original meanings denote high-transitivity achievement events, expand both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their degree-evaluative uses; nanie, whose original meaning denotes an activity event of medium transitivity without an inherent endpoint, is generalized mainly through a shift towards positive evaluation; fanche, whose original meaning denotes a single-participant, non-volitional achievement event, is generalized mainly by widening its range of referen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event structure makes generalization paths possible and constrains them rather than determining them, and that the internal formation of the compound and the degree of subjectification also play a part.
[Keywords] circle-specific language; internet language;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transitivity; event type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圈层用语持续进入日常表达。饭圈、游戏圈、直播圈等网络社群原初相对封闭，形成具有内部识别功能的表达方式。随着微博、B 站、抖音等平台的传播，部分用语突破原有使用范围，成为公共表达。网络语言不宜简单视为“不规范表达”，它亦是观察现代汉语演变的材料（施春宏, 2010）。

施春宏（2010）指出，网络语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包括互联网专业术语与网民交际用语，狭义主要指后者。网络语言的价值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为网络交际提供表达资源；对日常语言交际产生影响。本文讨论的“破防”“暴击”“拿捏”“翻车”属于狭义网络语言，从特定网络场景扩散至日常表达。

需要说明的是，四词的来历并不相同。“破防”“暴击”是网络社群中形成的新形式，前者最早见于游戏与军事语境，指攻破对方的防御；后者原指游戏攻击中高于普通攻击的伤害。“翻车”本义指车辆翻覆，属交通场景。“拿捏”则不是网络新造词，而是现代汉语固有词，在《西游记》中已有“故意刁难”的用法，并在网络语境中获得新的用法与评价色彩（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21）。因此，本文并不把四者一概视为网络新造词，而是考察它们如何在特定网络语境中形成或扩展新的用法，又如何从原有圈层扩展到其他使用场景。

本文选取这四个词，因其均从特定语境进入日常表达，但泛化路径不完全相同：“破防”源自游戏与战斗语境，“暴击”源自游戏语境，“拿捏”是汉语固有词在网络语境中的再激活，“翻车”则由交通事故场景扩展至各类失败事件。四者的原义分属不同圈层，其原义事件在参与者数量、动作性与终结性等方面亦存在差异，便于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比较。那么，这四个词的泛化路径究竟存在何种差异？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

1.2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流行语的扩散与语义泛化机制相关。刘大为（1997）指出，流行语的流行以词语自身的语义变化为支撑，语义泛化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的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用法。该界定为本文考察“保留了哪些特征、脱落了哪些特征”提供了判定依据。辛仪烨（2010）进一步提出，流行语的扩散经历了从泛化到框填的过程，并指出当语义越来越含糊、仅剩形式时，流行语可能退出使用。

第二，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与模因机制相关。周芍（2013）从模因效应角度分析了“高富帅”词义的泛化与专化，说明高频使用与语用需求可推动指称范围的变化。该研究提示，语义泛化不仅由词义内部结构决定，还受传播条件的推动，因此本文在结构制约之外另设传播机制一节加以讨论。

第三，词义演变常伴随主观化趋势。沈家煊（2001）指出，语言形式可承载说话人的情感与立场，词义演变常伴随主观化。四个词由客观描述转向主观评价的表现，正需借助这一视角加以说明。

此外，针对单个网络词语的个案研究也不断增多。段慧娴、王晓辉（2023）把“破防”的演变描写为从述宾短语“攻破对方的防御”到网络流行语的词汇化与主观化过程；栗臻（2023）指出，“破防”的意义来自“突破心理防线”，隐喻是新义产生的最重要推动因素；温小凤、苏炜（2024）则把“破防”的语义建构与解构描写为从本义、语义隐喻到语义抽象的连续过程。胡睿窈（2025）与吴诗燕、王玲娟（2025）分别考察了“拿捏”的句法表现与语义色彩变化；张雪梅、陈昌来（2015）与余俊宏（2023）则分别讨论了“逆天”和“躺平”的演变路径与流行动因。这些成果为本文提供了个案基础，但多数研究以单一词语为对象，重在描写其演变过程，较少把若干词语置于同一框架下比较，因而难以回答“为什么不同词语的泛化路径不同”这一问题。同时，网络流行语的社会效果也受到关注：蔡骐、赵嘉悦（2022）对“社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表明，流行语在传播中可能从描述性标签转变为规训性话语。本文在讨论部分对此作有限度的回应。

综上，已有研究已充分揭示语义泛化与传播机制的若干侧面，但对泛化路径差异的解释多停留于语用需求，较少回到词语原义的事件结构。本文尝试以原义事件的参与者配置与事件类型为切入点，对四个词的泛化路径作系统比较。

1.3 研究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其一，这四个词在泛化中保留了哪些核心语义特征？这些特征如何映射至新场景？

其二，四个词的泛化路径差异能否以原义事件的及物性特征与事件类型加以阐释？

本文的分析以定性对比为主，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集中于第 5 节，并在第 6 节说明结论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2. 理论框架

2.1 圈层用语与语义泛化

本文所谓“圈层用语”，指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社群内部形成或高频使用、并具有内部识别功能的表达方式；其使用者最初主要是特定兴趣社群的成员，如游戏玩家、饭圈粉丝、直播与短视频用户等。圈层用语的范围并不等同于网络语言的全部：它侧重社群边界与内部认同，而网络语言还包括互联网专业术语、平台功能词以及并不具有社群识别功能的临时表达。本文所考察的“破防”

“暴击”“翻车”三词最初都带有这种社群识别功能，“拿捏”则是固有词被社群赋予新用法，其“圈层性”体现在用法而非形式的新造。

本文所谓语义泛化，指词语在保留部分原有语义特征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指谓范围、产生新用法的过程。刘大为（1997）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可视为语义特征的集合，即“义位”；要指谓新对象就需形成新义位，而新义位只能在原义位基础上派生，并与原义位保持语义交叉，否则便不是同一词的意义扩展，而可能成为同音同形的新词。据此，观察泛化路径的关键，在于确认哪些特征被保留、哪些特征脱落，以及保留下来的特征如何映射到新场景。

在映射机制上，本文借助概念隐喻理论。Lakoff 和 Johnson（1980）认为，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亦是认知世界的方式；王文斌（2006）进一步指出，隐喻的认知构建依赖于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结构关系的对应，而非个别词语的替换。据此，“破防”的泛化可视为源域（攻防）结构向目标域（心理）的系统映射：防御系统对应心理防线，攻击行为对应外界刺激，防线被突破对应情绪失守。四个词的源域结构不同，可迁移的结构关系亦不同，这是其泛化路径出现差异的前提。

2.2 及物性与事件类型

本文用两个维度刻画原义事件的属性。第一，及物性。Hopper 和 Thompson（1980）提出的及物性假说认为，及物性是一个连续的梯度，由参与者数量、动作性、完结性、瞬时性、意愿性、施事性、受事受影响程度等多个参数共同决定；参数并非总是同向共变，因而某一事件在不同参数上的取值可能不一致。这一梯度可用于描写词语原义事件在参与者配置与动作性上的差别。

第二，事件类型。Vendler（1957）依据动态性、持续性和终结性把事件分为状态、活动、达成和完成四类：活动事件有持续性而无内在终点，达成事件则瞬时发生并带有终结点。二者的差别有助于说明新用法在性质上的不同：是表达一个过程或能力，还是表达一个瞬间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词类功能并非绝对固定，词的内部构造也会影响其句法表现。陆俭明（1994）指出，词的归类以整体功能为依据，个别词的功能表现不宜当作划分词类的绝对标准。汉语复合词的内部构造与其外部句法功能之间也不是简单对应关系，动宾式复合词并不必然不能带宾语。因此，本文不把“暴击”“拿捏”等词预先归入某一词类，而把它们在语料中的句法表现视为可以比较的功能分布，并把内部构造与主观化程度作为解释泛化差异时的补充因素。

3. 用例来源与分析方法

3.1 用例来源

本文不采用语料库抽样的方式，而是引用可公开核实的用例。用例来源有三类。一是权威辞书与公开发布的语言监测成果，包括《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931）、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21），以及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21）和《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的“2022 年十大流行语”（《咬文嚼字》编辑部，2022）。这类材料既提供原义释义，也提供流行义的权威描述。二是新闻报道中实际出现的用例，如新华网 2025 年 12 月 28 日报道标题“无人机超低空精准投放，稳稳拿捏半径 0.5 米红色核心圈”、燕赵都市报 2022 年 1 月 14 日报道标题“一张‘全家福’让全网破防”、湖北广电（长江云新闻）2025 年 12 月 22 日报道标题“速看！华为 nova 15 系列发布，这波颜值暴击你扛得住吗？”。这类用例的刊登媒体与时间均可查证，能够反映词语已进入公共书面表达。三是已有研究中讨论过的用例，如“拿捏我父子们”（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21）、“高富帅”的泛化与专化（周芍，2013）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材料用于展示词语的用法类型，而不是用于统计其使用频率。本文因此不做频次统计，也不对四个词的泛化程度与扩散阶段作排序；凡涉及分布或比例的判断，均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3.2 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分三步展开。第一步，依据辞书释义与早期用例确定每个词的原义特征清单，再对泛化后的用例逐条比对：凡在新用例中无法验证的特征记为脱落，凡在多数新用例中仍可验证的特征记为保留。第二步，逐一考察每个词在用例中的句法位置与评价色彩，据以判断其变化发生在哪一层面上。第三步，以及物性特征与事件类型解释四词泛化路径的差异，并用用例加以检验。

此外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本文为定性对比研究，样本量有限，关于句法功能与语义类型的判定由作者独立完成，可能带有主观性，这一不足在结论中说明。其二，为展示某些用法类型，

文中也使用了少量由作者自拟的例句，均在句后标注“自拟例句”；自拟例句只用于说明用法，不作为任何频次或比例判断的依据。

以下依次分析四个词的语义泛化表现。

4. 四个词语的语义泛化分析

4.1 “破防”：从游戏防御到情绪失守

“破防”本义为“突破防御”。在游戏或军事语境中，它原是一个述宾短语，指攻破对方的防御，使对方失去防御能力，具有客观描述的性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21）。段慧娴、王晓辉（2023）把这一过程描写为从述宾短语到网络流行语的词汇化与主观化：进入日常表达后，游戏背景逐渐淡化，“破防”整体上获得词的资格，主观性随之增强。燕赵都市报的报道标题“一张‘全家福’让全网破防”（燕赵都市报，2022 年 1 月 14 日）即为此类用法：其中说话人并未遭受真实攻击，亦无实际防御系统，但交际者仍能理解该表达。这是因为“防御”映射至心理层面，转化为“心理防线”；“突破防御”转化为“情绪被触动、平静被打破”。其泛化路径可概括为：游戏防御被突破→心理防线被突破→情绪突然失守。

从语义特征看，“破防”原义可分解为[+攻击行为][+防御系统][+防线被突破][+受到伤害]。泛化后，[+物理攻击][+游戏规则]脱落，[+防线被突破][+受到冲击]保留并映射至心理层面。此即刘大为（1997）所论“保持越来越少的原有语义特征，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这一过程并非个别词语的替换，而是攻防场景的结构关系整体投射到心理场景：正是由于源域中“防线—突破”这一关系被保留，新用法才能被交际者准确理解。温小凤、苏炜（2024）把“破防”的语义建构与解构描写为从本义、语义隐喻到语义抽象的连续过程，与本文观察到的特征脱落次序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破防”不仅表示情绪结果，还强调瞬间性与被动性。“我很感动”仅说明状态；“我破防了”则增添了“原本试图平静，却突然被击中”的意味。因此它既可表示委屈、崩溃，亦可表示感动、共鸣。从用例看，“破防”用于积极事件时多表示共鸣或触动，用于消极事件时多表示心理承受力被击穿，两种用法的共同点是防线被突破，差别只在刺激的性质。

这说明其语义泛化并未取消原义的结构关系，而是扩大了可以充当刺激的对象范围。

从表达效果看，“破防”比“我很感动”更具画面感，形式简短，适用于评论区与弹幕。它并非完全私人化，使用者亦在展示情绪，寻求共鸣。其流行不仅是词义扩大的结果，亦与网络情绪表达方式有关。

4.2 “暴击”：从高额伤害到强烈程度

与“破防”类似，“暴击”亦与游戏语境密切相关，但其泛化重点有所不同。“暴击”原指攻击时产生高于普通攻击的伤害，强调强度超出一般水平。进入日常表达后，游戏规则弱化，保留“冲击很强、程度很高”之义。湖北广电的报道标题“速看！华为 nova 15 系列发布，这波颜值暴击你扛得住吗？”（湖北广电，2025 年 12 月 22 日）中的“暴击”并非指真实攻击，而是表示强烈心理冲击。语义特征上，原义可分解为[+攻击行为][+伤害强度超出常规][+随机触发]；泛化后[+游戏伤害数值][+随机触发机制]弱化，[+强度超出常规][+突然性]保留并映射至心理感受。

进一步比较可见，“暴击”与“破防”侧重点不同：“破防”强调防线被突破，突出情绪失守；“暴击”强调强度，突出打击很重，因此常用于强化程度，如上述“颜值暴击”一类说法。其泛化重点不在于情绪类型扩展，而在于强度意义凸显，较“很”“非常”更具表现力。

从句法功能看，“暴击”既用作名词，也用作动词，如“受到暴击”“这句话暴击了我”（自拟例句）；它还能与数量成分组合表示程度，如“暴击一万点”（自拟例句）。如陆俭明（1994）所论，词的归类以整体功能为依据，个别词的功能表现不宜当作划分词类的绝对标准；“暴击”在用例中同时出现名词性与谓词性用法，说明泛化过程中其句法功能处于扩展而非固定的状态。不过，本文的用例尚不足以确认“暴击”已稳定充当程度修饰语，其与“很”“非常”的差别更宜表述为程度义突出、表现力较强。因此，“暴击”的流行不仅是词义扩展，亦体现句法功能的灵活化。

4.3 “拿捏”：从把握控制到主观赞赏

如果说“破防”与“暴击”主要体现新义的引申，那么“拿捏”则代表旧词在网络语境中的再激活。“拿捏”并非网络新造词，而是现代汉语固有词。该词较早的用法见于明代小说，义为“故意刁难”，如《西游记》第四十三回“拿捏我父子们”，指借事为难他人（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21）。在现代汉语中，该词有多个义项：《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列有三个义项——①动词“把握；掌握”，举“～分寸”“传球时机～准确”为例；②〈方〉形容词“扭捏”；③〈方〉动词“刁难；要挟”，举“你别～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931）。可见在词典所记

录的用法中，“把握；掌握”义与“刁难；要挟”义并存，后者已退居方言义。需要注意的是，两部辞书对“刁难”义的地位判断并不相同：《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把“故意刁难”列为第一义而不标方言，《现代汉语词典》则把“刁难；要挟”标为〈方〉。本文的分析以《现代汉语词典》的义项划分为依据。《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的“2022 年十大流行语”收录了“拿捏”（《咬文嚼字》编辑部，2022），表明其流行用法已得到语言监测层面的确认。

“拿捏”在网络语境中的用法变化，可以借新旧两条用例对照来看。旧用法如“他说话很会拿捏分寸”，“拿捏”带抽象宾语“分寸”，表示对限度的把握，评价色彩中性偏正面，句法上表现为可带宾语的动词，对应的正是词典所举的“～分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931）；网络用法如“气质这块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自拟例句）与新华社报道标题“无人机超低空精准投放，稳稳拿捏半径 0.5 米红色核心圈”（新华网，2025 年 12 月 28 日），前者的宾语位置上“气质”是话题成分，“拿捏”后接程度补语“死死的”，整体不再陈述具体动作，而是对行为主体的掌控能力作出评价，评价色彩明显偏向褒义。可见这一泛化主要发生在搭配对象与评价色彩两个层面：宾语由具体的、可操作的对象扩展为气质、氛围、节奏一类抽象对象，语义由“控制”转向“掌控得当”，语气的褒义色彩随之增强。

这一观察与既有研究基本一致。胡睿窈（2025）发现，“拿捏”经历了由古代义“刁难；要挟”至流行义“高程度义”的转变，并在高程度义语境中经过两次词义调整：由评价性“拿捏”到描述性“拿捏”，最后发展为凸显行为主体具备高度掌控能力与自信态度的强调性“拿捏”。吴诗燕、王玲娟（2025）也指出，“拿捏”作为源自中医领域的流行语，其语法变化表现为搭配对象的抽象化，语义色彩由中性偏贬义变为褒义。既有成果已就“拿捏”的词义与色彩变化作了专门描写，本文的补充在于把这一变化与另外三个词并置比较：与“破防”“暴击”不同，“拿捏”在用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句法功能扩张，其变化主要体现为评价色彩的调整，这一点在 4.5 节的对照中会再次讨论。

因此，“拿捏”是旧词在网络语境中的再激活。使用者将原有“掌握分寸”意义的“拿捏”置于新评价场景，使其获得更强的褒义色彩与感叹功能。其流行表明，网络语言不仅创造新词，亦会改造旧词。

4.4 “翻车”：从交通事故到失败事件

与前三者相比，“翻车”的泛化路径更依赖原义的情节结构。“翻车”本义指车辆翻覆，属交通事故，《现代汉语词典》保留这一释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网络语境中，其使用范围显著扩大，如“直播带货翻车”“人设翻车”“做饭翻车”（自拟例句）；星洲日报的报道标题“美女变大妈！中国网红直播翻车 14 万粉丝瞬间‘原地解散’”（星洲日报，2026 年 2 月 21 日）亦属此类用法。这些用法不涉及真实车辆，而指事情未按预期发展，出现失败、尴尬或负面结果。“车”已不再重要，保留的是“正常运行突然失控”的模式。语义特征上，原义可分解为[运行状态]+[突然失控]+[负面结果]；泛化后[车辆]+[交通场景]弱化，[预期被打破]+[失控]保留并映射至各种生活事件。

从用例看，“翻车”可充当多种句法成分，句法位置较为灵活，常与“人设”“直播带货”“明星”或“网红”等词语搭配。需要注意的是，原有研究多把这一用法概括为“委婉含蓄”，但用例显示其语气随语境而变：用于评论他人时，如“人设翻车”，往往带有明显的批评意味；用于自我指称时则多带调侃意味，如“今天做饭又翻车了”（自拟例句），说话人以轻松方式承认失败，语气并不严肃。因此，更确切的说法是：“翻车”在部分自嘲语境中带有调侃意味，而非一概委婉。

“翻车”易于泛化，因其本义具有较强情节性：正常行进→突然意外→不良结果。这一图式易于迁移至其他场景。直播本应顺利卖货却出现失误，称为“直播翻车”；公众人物本应维持形象却被发现言行不一，称为“人设翻车”；做饭本想做好却失败，亦称“做饭翻车”。其共同点是预期被打破与结果失控。

与“失败”相比，“翻车”更具画面感，亦更具调侃意味，带有旁观、戏谑或自嘲语气。它使负面结果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适用于网络交际。

4.5 四词对照与比较

把四个词放在一起比较，是本文的基本做法。表 1 从原义、来源场景、保留与脱落的特征、泛化后的主要用法和主要变化五个方面列出四词的基本情况，并在末栏标出各用例的来源类型。

表 1 四个词的原义、新用法与主要变化对照

词语	原义与来源场景	保留的特征	脱落的特征	泛化后的主要用法	主要变化

破防	攻破对方防御（游戏、军事）	防线被突破；受到冲击	物理攻击；游戏规则	“破防了”“让人破防”（自拟例句）	句法功能扩展；情绪失守义
暴击	高于普通攻击的伤害（游戏）	强度超出常规；突然性	游戏伤害数值；随机触发机制	“这句话暴击了我”“暴击一万点”（自拟例句）	句法功能扩展；程度义突出
拿捏	故意刁难→控制、要挟→把握分寸（固有词）	掌控与分寸感	具体动作性；贬义色彩	“气质这块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自拟例句）	评价色彩褒义化；宾语抽象化
翻车	车辆翻覆（交通）	预期被打破；失控	车辆；交通场景	“直播带货翻车”“人设翻车”（自拟例句）	指称范围扩大；调侃意味

注：表中用例均为作者自拟，用于展示用法类型，不作为频次判断的依据；文中另有若干用例取自新闻报道，随文注明出处。表中“破防”的原义依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21）的释义，“拿捏”的固有义依据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2021）与《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931），“翻车”的本义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破防”“暴击”“翻车”的今义分别依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2021）、段慧娴、王晓辉（2023）与本文用例。

从表 1 可以看出四词的两点共性。其一，四者都保留了原义中某一结构性特征——或是“防线被突破”，或是“强度超出常规”，或是“掌控与分寸感”，或是“预期被打破与失控”——并把它从原有场景迁移到新的场景，脱落的多是与具体对象和具体规则相关的特征。其二，四者的变化方向一致，都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客观描述走向主观评价。

差异则主要不在语义变化本身，而在新用法的性质。“破防”“暴击”在用例中除表达情绪与感受之外，还出现了带受事的及物用法和表示程度的用法，变化涉及句法功能的扩展；“拿捏”在用例中未见明显的句法功能新增，其变化集中在评价色彩与搭配对象上；“翻车”的变化则主要是同一图式被用于越来越多的场景，指称范围扩大，而句法位置与评价功能相对稳定。四词在主观化程度上也有不同：四者都可用于表达说话人的态度，但“拿捏”的评价色彩最为固定，“翻车”的评价色彩则随语境在批评与调侃之间浮动。这类差别的来源，是下一节要处理的问题。

5. 讨论

5.1 原义事件的及物性差异

本文认为，四词泛化路径的差异首先与原义事件在及物性梯度上的位置有关。及物性由多个参数共同决定，这些参数在四词原义事件上的取值并不一致，因而无法给出一个单一的“高低”评定。为使判断可以核查，下面先列出用例中与及物性有关的具体用法，再说明依据。

“暴击”保留了带受事宾语的用法，如“这句话暴击了我”（自拟例句）。句中“暴击”作谓语，受事是宾语“我”，主语“这句话”是刺激源，动作由刺激源发出并直接作用于受事，受事因之受到影响，参与者为两个，动作性与受事受影响程度都较高。

“破防”的情况与“暴击”不同。在“这件事让我破防了”（自拟例句）中，“破防”本身并未带宾语，刺激源“这件事”由介词“让”引出，充当使因成分；在“我破防了”中，主语“我”是情绪的承受者而非施事。就语义而言，“破防”涉及刺激源与情绪承受者两个参与者；就句法而言，刺激源通常出现在主语或状语位置，很少直接充当“破防”的宾语，因此它的及物性表现更多落在被动性与瞬时性上，而“破防”作为一个动宾式复合词，其带宾语的能力本身也受到内部构造的限制。这一点说明，同为“高及物性”的两个词，其句法扩展的方式并不相同，因此在讨论及物性时，需要区分语义层面的参与者配置与句法层面的论元实现。

“拿捏”的原义事件在参与者参数上并不低：它通常有施事（发出掌控行为的人），也可以带宾语，如“拿捏节奏”“拿捏对方”（自拟例句），动作也具有一定持续性。但它的受事受影响程度较低——被拿捏的对象通常不发生状态改变，而是保持在施事的控制之下，动作也缺少明确的终结点。因此，“拿捏”宜定位为及物性中等、终结性较低的事件：它既能带宾语，也常出现在“拿捏得死死的”一类表示状态或能力的结构中。相应地，它的新用法更多用于评价主体的能力与状态，而较少用于陈述一次具体的动作。

“翻车”的参与者则只有一个：车辆（或泛化后的事件主体）。事故并非有意为之，缺少施事与意愿性，因而其原义事件天然不带宾语。泛化后，它的典型用法是不及物的，如“直播翻车了”

“做饭翻车”，即使出现“翻车”作定语的用法，如“翻车现场”（自拟例句），也仍以事件本身为陈述对象，而不引入受事宾语。

综合以上观察，及物性差异的影响可以表述为：原义事件的参与者配置限定了泛化后新用法可能采取的论元框架。双参与者、受事受影响程度较高的“暴击”最容易发展出带宾语的及物用法；涉及施事但不改变受事状态的“拿捏”则更多转向表示能力与状态的结构；单一参与者的“翻车”则始终以不及物用法为主。不过，这种影响是提供可能性并施加限制，而非单向决定：“破防”在语义上同样具有高及物性，却因复合词的内部构造而未能像“暴击”那样自由地扩展及物用法，这说明原义结构所限定的是泛化的可能空间。

5.2 事件类型的影响

四词泛化路径的另一处差异，与它们原义事件的类型有关。判断的依据是 Vendler（1957）所提出的动态性、持续性与终结性三对特征，下面结合具体句子说明。

“暴击”的原义是瞬时发生的伤害，攻击一旦命中即告完成，因而具有高瞬时性与高终结性，属达成事件。这一性质使它在泛化后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瞬间发生的状态改变，从而可以表达程度，如“真实到暴击”“暴击一万点”（自拟例句）。

“破防”的原义是防线被突破，同样是一瞬间的结果，属达成事件。与“暴击”不同的是，它表达的是承受者的状态由平静转为失守，因而泛化后更多用于表达情绪的瞬间触发，如“我破防了”（自拟例句），而较少像“暴击”那样充当程度的修饰成分。

“拿捏”的原义是持续进行的控制行为，没有内在终点：把分寸拿捏住之后，这种控制状态可以持续下去，因此属活动事件。缺少终结点使它在泛化后倾向于描述一种持续的能力或状态，而不是一次性的结果，如“气质这块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自拟例句）所评价的是一种稳定的掌控能力，与程度副词“很”“非常”的用法有别。

“翻车”的原义是车辆突然翻覆，同样是瞬时事件，具高终结性，属达成事件。但与“破防”“暴击”相比，它的参与者只有一个，且不涉及有意行为，因此其达成性并未带来程度评价用法，而是表现为“突然失败”这一结果可以套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就本文用例而言，“翻车”的用例说明的是它在不同场景中概括失败事件的能力，尚不足以证明它已发展出程度修饰的用法；若要用“程度评价功能”来解释“翻车”，现有例句并不能提供支持。

据此，事件类型的影响可以表述为：原义事件越接近有终点的瞬时变化，新用法越容易向程度评价方向延伸；缺少内在终点的活动事件，其新用法则更倾向于表达持续的能力或状态。不过，这一概括只适用于语料中已经出现的用例，本文并未对每个词的所有用法逐一归类，也不主张每个词只有一种固定的事件类型。

5.3 泛化差异的驱动机制

除结构制约外，四词的泛化还受语用需求与传播条件推动。四者都经历了由客观描述向主观评价的转化。沈家煊（2001）指出，语言形式本身可承载说话人的情感与立场，词义演变常伴随主观化趋势。四词在原语境中事件性较强，进入日常表达后更多用于表达说话人的态度：“破防”表达情绪被触动，“暴击”强调感受强烈，“拿捏”表示赞赏，“翻车”表示失败、调侃或自嘲。四词的主观化程度并不一致：“拿捏”的评价色彩最为固定，“翻车”则随语境浮动。

同时，网络平台带来复制与套用机制。这些词的快速扩散可从语言模因角度加以理解。周芍（2013）指出，模因效应在词义泛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高富帅”因高频使用和语用需求而发生了由贬到褒的逆向演变，指称范围亦产生泛化，由人扩大到物。在网络传播中，四词保留核心意义，同时在不同语境中发生变异，如“我破防了”“这句话暴击我”“气质被拿捏住了”“直播翻车了”（自拟例句）。这些表达可不断替换对象与场景，呈现信息同型传递。因此，其流行并非单个词义的孤立扩展，而是依靠固定格式完成模因式复制。

传播条件上的差异，也提示我们不宜对四词的扩散阶段作简单排序。就本文所引的公开用例而言，“翻车”已可用于“做饭”“考试”“恋爱”等差别较大的场景，使用范围似较其他三词更宽；“破防”的使用相对集中于情绪表达；“拿捏”主要出现在评价语境；“暴击”的用例则多与感受和程度有关。但这些只是对公开用例的初步观察。本文采用的是定性用例分析，并未统计各词在不同场景中的用例数量，也未获得各词的历时使用频次，因此无法给出可靠的比较标准，不足以判定四词的泛化程度孰高孰低，也不对四词所处的扩散阶段作排序。辛仪烨（2010）关于“从泛化到框填”的过程描写，在本文中只用作观察角度，而非据以判定阶段的标准；要判定阶段，需要可比的历时频次数据。

此外，圈层用语泛化还与网络表达的语用需求相关。人们常需表达复杂而常见的感受，如突然被感动、受到强烈冲击、欣赏分寸感、轻松承认失败。传统表达虽能说明，但不够简洁，亦缺乏画面感。这些词能以简短形式迅速表达情绪、场景或评价。文字形式的评论和弹幕较少依靠语音、体态及面部表情传递信息，使用者因此会更多地运用夸张、比喻、比拟、借代等方式增强表达效果（赵华伦，2005）。“暴击”以攻击强度喻心理冲击，“翻车”以车辆翻覆喻事情失败，均属以具体场景喻抽象感受的用法，可见修辞动因是这些词得以被反复复制的重要原因。

5.4 使用差异与理解差异

圈层用语进入日常表达，既扩展了表达资源，也可能带来理解上的差异。网络语言是社群情感表达的窗口，细分化的表述可使情感表达更精准、细腻。但不同社群的使用者可能对这些词有不同理解：同一句“人设翻车”，在圈内使用者读来可能只是陈述事实，在圈外使用者读来则可能读出较强的批评意味；“破防”用于自嘲时是轻松的，用于评论他人时则可能被理解为讥讽。这类差异会影响跨社群的交流，值得以专门调查加以检验。

蔡骐、赵嘉悦（2022）对网络流行语“社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表明，流行语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从描述性标签转变为规训性话语，其社会效果需要审慎评估。但就本文所考察的四个词而言，所引用例所能支持的只是上述使用与理解上的差异，尚不足以判断其对社会语言生活的整体影响。本文因此不对语言贬值或社交壁垒一类较大的判断作断言，相关问题有待以调查或大规模语料研究加以检验。

6.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以“破防”“暴击”“拿捏”“翻车”为例，考察圈层用语进入日常表达后的语义变化。四个词均经历了从具体意义到抽象意义、从圈层内部到大众使用、从客观描述到主观评价的变化。就第一个研究问题而言，四词均保留了原义的核心特征，并把它映射至新场景：“破防”保留“防线被突破”，从游戏防御转向情绪失守；“暴击”保留“强度超出常规”，从高额伤害转向程度强化；“拿捏”保留“掌控与分寸感”，由固有词“把握、控制”义转向褒义的评价用法；“翻车”保留“预期被打破与失控”，从交通事故图式扩展至各类失败事件。四者脱落的多是与具体对象和具体规则相关的特征，其变化方向一致，都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客观描述走向主观评价。

就第二个研究问题而言，本文的回答是有条件的。原义事件的参与者配置与事件类型，与四词泛化路径的差异确实存在对应关系：原义为双参与者、受事受影响程度较高的达成事件词（“暴击”），其新用法既扩展到及物结构，也扩展到表示程度的结构；原义为涉及施事但不改变受事状态、缺少内在终点的活动事件词（“拿捏”），其新用法更多用于评价主体的能力与状态；原义为单一参与者、非意愿性的达成事件词（“翻车”），其新用法以不及物结构为主，变化主要体现为指称范围的扩大。但这种关系应表述为提供可能性并施加限制，而不是决定关系：“破防”的语义及物性同样较高，其及物用法的扩展却受动宾式复合词内部构造的限制；四词的主观化程度也不相同。因此，词语的句法表现是原义事件结构、复合词内部构造与主观化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原义事件类型只是其中的一个约束条件。

本文同时明确了若干判断的限度。第一，“翻车”的用例只能说明它可用于概括不同场景中的失败事件，尚不足以确认它已发展出程度评价功能，本文不使用这一说法。第二，本文不对四词的泛化程度与扩散阶段作排序，因为本文采用定性用例分析，没有可用于比较的频次数据。第三，本文不判断圈层用语泛化对社会语言生活的整体影响，只报告使用与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差异。第四，文中部分用例为展示用法类型而自拟，另有部分取自新闻报道，两者均不作为频次证据。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采用定性用例分析而非语料库抽样，用例数量有限，不能反映词语的实际使用频率；标注由作者独立完成，未安排第二位标注者进行一致性检验，句法功能与语义类型的判定可能带有主观性；例句以自拟用例与公开来源用例相结合的方式呈现，未做系统性的频次统计；仅选取四个案例词，不能代表所有圈层用语。未来研究可采用历时语料库方法，追踪这些词从进入网络到进入日常表达的时间跨度；可在具备抽样框架的语料库条件下检验“原义事件结构与泛化速度是否相关”这一假设；亦可增加分析者以提高判定的可靠性；亦可将框架扩展至“emo”“搭子”“显眼包”等圈层用语，检验“原义事件结构”这一角度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Hopper, P. J., & Thompson, S. A.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 251–299. https://doi.org/10.2307/413757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M/bo3637992.html

Vendler, Z. (1957). Verbs and tim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2), 143–160. https://doi.org/10.2307/2182371

蔡骐、赵嘉悦. (2022). 作为标签与规训的隐喻——对网络流行语“社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现代传播, 44(9), 138–145. http://dx.chinadoi.cn/10.3969/j.issn.1007-8770.2022.09.018.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2021). 2021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2/07/c_1128137881.htm

胡睿窈. (2025). “拿捏”词义演变的句法模探析. 现代语言学, 13(4), 341–350. https://www.oalib.com/research/6860333

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 (2021). 拿捏.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56096

《咬文嚼字》编辑部. (2022). 2022 年十大流行语. http://epaper.tyrbw.com/tywb/resfile/2022-12-28/16/tywb2022122816.pdf

新华网. (2025). 无人机超低空精准投放，稳稳拿捏半径 0.5 米红色核心圈. http://gd.news.cn/20251228/71719d3a555f4637880251f7fafb9fac/c.html

湖北广电. (2025). 速看！华为 nova 15 系列发布，这波颜值暴击你扛得住吗？ https://news.hbtv.com.cn/p/4571142.html

星洲日报. (2026). 美女变大妈！中国网红直播翻车 14 万粉丝瞬间“原地解散”.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60221/international/7284177

燕赵都市报. (2022). 一张“全家福”让全网破防. http://yzdsb.hebnews.cn/pc/paper/att/202201/14/57738553-d190-46c5-9a0c-f7329495e8db.pdf

段慧娴、王晓辉. (2023). “破防”的演变研究. *汉字文化, (1)*, 113–115. https://doi.org/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3.01.022

栗臻. (2023). 新词语“破防”的语义研究——兼谈缩略词语的新发展.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7(2), 90–94.

刘大为. (1997). 流行语的隐喻性语义泛化. *汉语学习, (4)*, 33–37.

陆俭明. (1994). 关于词的兼类问题. *中国语文*, (1), 28–34.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 *33*(4), 268–275. https://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WJYY200104006.html

施春宏. (2010). 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语言文字应用*, (3), 70–80. https://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YYYY201003017.html

王文斌. (2006).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温小凤、苏炜. (2024). 网络词语“破防”的语义建构与解构探析. 山东开放大学学报, (3), 55–59.

吴诗燕、王玲娟. (2025). 从三个平面看网络热词“拿捏”等中医词汇的语义泛化. 淮阴工学院学报, *34*(3), 41–48. https://jshy.cbpt.cnki.net/portal/journal/portal/client/paper/635074f023e10f9402a80f2d1d302b40

辛仪烨. (2010). 流行语的扩散:从泛化到框填——评本刊 2009 年的流行语研究,兼论一个流行语研究框架的建构. 当代修辞学, (2), 33–49. https://doi.org/10.16027/j.cnki.cn31-2043/h.2010.02.009

余俊宏. (2023). 网络热词“躺平”的演化、功能及流行动因. 语言与翻译, (4), 21–2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YFY202304004.htm

赵华伦. (2005). 论网络语言的修辞现象. 语言文字应用, (S1), 123–12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YWZ2005S1041.htm

周芍. (2013). “高富帅”词义的泛化、专化及其模因效应. 语言文字应用, (4), 80–87.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5397.2013.04.017

张雪梅、陈昌来. (2015). 网络流行语“逆天”的演变与成因. 当代修辞学, (6), 64–6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CXX201506007.htm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商务印书馆. https://www.cp.com.cn/book/6afc8cd8-c.html

【基金声明】本文未获得任何基金项目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本研究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本文由黎子晴独立完成全部研究工作，包括研究构思、材料搜集、数据分析、论文撰写、修改及定稿
【数据可用性声明】本研究所用例证均取自公开可获取的辞书、公开发布的年度流行语榜单与新闻报道，文中已逐条注明出处，不涉及个人隐私信息。
【伦理审批及知情同意声明】无须机构伦理审批。
【作者简介】黎子晴（2005—），本科生，华南农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网络语言学，E-mail：15819126256@163.com。